

抗美援朝戲劇創作

8

爲了孩子

(獨幕話劇)

戴宗甘著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

南京分會文藝宣傳部印行

爲了孩子

時間：一九五〇年冬

地址：華東解放區江南某大城市

人物：

鄭從陶(陶) 光華捲烟廠廠長，四十六歲。

王竹君(王) 陶的妻子，四十二歲。

鄭蘇超(蘇) 陶的大兒子，大學生，青年團員，二十一歲。

鄭綺萍(萍) 陶的女兒，中學生，十六七歲。

鄭小弟(弟) 陶的二兒子，小學生，七八歲。

石慕瑾(瑾) 某工廠經理的女兒，蘇超的愛人，高中學生，青年團員，十九歲。

洪主席(洪) 光華捲烟廠工會主席，有鬥爭經驗的產業工人，四十多歲。

吳同志(吳) 解放軍，汽車材料廠警衛連長，三十多歲。

陳思明(陳) 中下級特務，三十多歲。

朱 貴(朱) 鄭家的傳達，四十多歲。

景：鄭從陶的客廳，室內西式陳設，右側擺一套沙發，左側爲長桌及椅子，中間有一圓桌，壁上有字畫，靠後牆有一窗，可看到室外，有門一個。

幕啓：是晚飯前的時候，窗外傳來汽車聲，歌聲(愉快的勞動。)……

(王坐沙發上織毛衣，小弟在讀書。)

弟：(抬起頭)媽，爸爸哥哥怎麼還不回來？(看一下鐘)都快六點啦！

王：爸爸跟陳先生一道買東西去了，你哥哥這兩天放了學總是有事。(想了一想)也應該回來了。

弟：爸爸又跟陳思明一道出去，媽，陳思明這個人真討厭！

王：胡說，陳先生是你爸爸的老朋友，有事情最肯幫助我們的忙，替你爸爸出主意。

弟：媽，他淨會出壞主意，我爸爸爲什麼總是聽他那一套！我最不喜歡他。

王：少瞎扯，又是跟你大哥學的。

(綺萍背書包上。)

萍：媽，門口那兒來的那麼多煤油和棉花！還有兩大卡車米？

王：是你爸爸今天買的……

萍：買那麼多煤油幹什麼？昨天剛買過米，這些東西，兩年也吃不了，用不完的，爸爸不是對烟廠工會說沒有錢嗎。

王：陳思明說這兩天消息很緊，說不定時局又有變化，他才勸你爸爸買的，我也覺得應該買點貨，萬一有什麼變動……

萍：媽，您怎麼老是聽陳思明的鬼話，爸爸偏信他的，這怎麼能……

（陳思明出現在門口。）

陳：鄭太太，鄭小姐。（萍翻了一眼沒理他。）

王：陳先生回來啦，他爸爸呢？

陳：廠長叫我先走一步，他馬上就回來，請你把後院倉房門打開，再放一點貨。

王：房門上午堆了棉花後便沒鎖，陳先生休息吧，忙了一天，太辛苦了。

陳：那裏，我店裏也沒什麼生意，閒着也是閒着，給廠長幫幫忙，還不是應該的。

王：那太客氣了。這一次為什麼把貨都要放在家裏？

陳：光華煙廠的工人要工資，要求買原料，添工具，而煙又賺不了多少錢，這我才勸廠長，把一大批款抽出來買了貨，怕放在廠裏又不方便。再說，我們房子後邊汽車材料庫裏，便住有解放軍，貨擺在家裏，保險得多。

（小弟把萍拉過去，問他生字。）

王：又有什麼消息沒有？

陳：好消息還是有的，據昨天『美國之音』的廣播，大軍正計劃反攻，預備再一次向鴨綠江推進……

（萍走過來一步，要想制止他。）

弟：姐姐，這是個什麼字？

萍：（走回去）特，特別的特。

弟：特務也是這個特吧。

萍：嗯。

（陳顯然有點震驚，但立即又鎮靜下來。）

王：你們別亂打×！

陳：您上次叫買的巴黎口紅和美國香水，已經買到了，下次給您帶來。

王：一次又一次的，真太麻煩你了，唉！什麼時候能太平就好啦。

陳：按照這樣發展下去，時局恐怕是愈變愈快啦，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戰打

起來，也就……

（萍第二次走過去，欲制止他，傳來了陶的聲音，她停住了。）

陶聲：把煤油棉紗快點先搬進去，快！愈快愈好！

陳：廠長回來了。（站起來。）

弟：爸爸回來了。（跑向門口。）

（陶上。）

（朱貴挾皮包隨上。）

陶：（將帽子交給小弟，向陳。）思明，坐下吧！你也跑累了。（向朱）

朱貴，把皮包放下，看着叫他們把東西搬快點。

朱：是，廠長。（放下皮包下。）

陶（向萍）你哥哥還沒回來？

萍：今天他們校中開反美帝，反侮辱，反誹謗大會，開完會，他還要去找慕瑾姐……，

陶：總是忙開會，又帶着慕瑾到處跑。

王：慕瑾倒是個好孩子，只是太愛動了。

陳：這是鄭太太的福氣。

王：那裏，你又說笑話啦，因為他們的爸爸都是老朋友，他們倆也就常在一起，也不過算是愛人。

陶：（從皮包裏拿出一堆發票）綺萍，把今天的賬替我算算。

（萍接着走到桌前坐下。）

陳：（走過去）鄭小姐，我來幫你唸。

（萍未理，把發票交給他。）

陳：（讀）上白粳四十石，六十八萬四。棉花十九担，一千七百二十萬，煤油……

萍：爸爸你不是前兩天還和工會洪主席說沒有錢嗎？怎麼又老是買這些用不着的東西？

陶：你知道什麼，我買這些貨，只等着物價一漲，就可以賺錢。

陳：是呀！風聲一緊，我們大夥一齊收進，物價準要波動……

萍：（不理陳）爸爸，現在的國家久已不和從前一樣了，這怎麼能行呢？

陶：就是因為這兩天不大一樣，思明才勸我買的貨，別再多嘴了，快算吧！

！（向陳）剛打聽的消息怎樣？

陳：（走過去）好的很，美國軍隊現在正要大舉反攻，美國是真好，只要

……

弟：你別胡說啦，老師告訴我們，應該蔑視美帝，鄙視美帝，還有（想一想。）仇視美帝，我就討厭美帝國主義，他在南京新生小學，無理蠻橫的毒打我們小朋友，還有……

陶：不管誰講話你都插嘴，到後面唸書去吧，別在這兒鬧了。（弟不動。）

王：小弟，去看看哥哥回來沒有？

弟：哥哥找愛人去了，這時候能回來？（衆笑。）

王：不許瞎扯，快去！

（弟下。）

陶：還有什麼消息沒有？

陳：台灣方面可能有軍隊計劃登陸，有錢還是要買上貨，我也想再買一點，你的貨最好全擺在家裏，要是落到工人手裏去，便不大好辦了。近來是不是又擠着要工資？鬧的兇不兇？

陶：工會成立以來，一直也沒鬧過，他們講的都很合理，老是拖下去，我也覺得不大好意思。

陳：工人能靠得住？向你表示好一點，說得好聽，叫團結資方，其實，還不是想你的錢。

陶：看近來的情形，也許不見得吧？

陳：你又忘了他們從前罷工時的兇狠樣子？

陶：那是在解放前呀！

陳：工人可還是那幾個。

陶：工人中也有些好的呀，況且……

萍：爸爸，買硫磺幹什麼？這個東西多了有危險的。

陶：啊……

陳：（趕快的）買煤油賸了點錢，我想到打起仗來，硫黃一定值錢，就順便買了些。

王：你不是答應工會洪主席在這幾天裏發工資嗎？

陶：我原說是明天發的。

陳：只要他們不鬧，也不必着急，要緊了，就說香烟的銷路不好，那有那麼多現錢？要錢，叫他們向共產黨要去，再拖上兩天，美國也就……

（蘇超和吳同志健步走上來。）

蘇：美國怎麼樣？

陳：（慌忙立起）哈哈，蘇超兄回來啦。（向吳）這位是——

陶：吳同志，後面汽車材料庫的警衛連長。

陳：噢！吳同志，久仰，久仰，我叫陳思明。哈哈，我正和廠長談起說美國正是，真是，真是簡直混蛋！（蘇吳均未理。）

陶：吳同志請坐，好幾天沒見啦！

吳：請不用客氣，這幾天忙些。

蘇：爸爸，吳同志來借我們的梯子和水桶用一下。

吳：鄭先生，我們汽車材料庫裏今天義務加班，人多了些，工具不够用，想借您的用一下。

陶：可以，可以，不成問題。怎麼這麼晚還在工作？

吳：爲了用行動來表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心，我們爭取提前完成任務，使這批車胎早點修好運出去用。

陳：（乘機）那真辛苦了，幾時可以完工啊？

吳：大家再加一把勁，今天便可起運了，只是有一點——

蘇：（提醒他）吳同志，你們不是正忙嗎？

吳：對！我得快點回去啦！

陳：我去幫您拿。

吳：不用了，我自己可以拿動。

陶：不再坐一刻？東西都在後院，蘇超，去幫着把後門打開。

蘇：好。

吳：再見。

（吳蘇同下。）

陶：後面汽車材料庫的同志們也真能幹，吳同志是個連長，也和士兵一樣的工作。

陳：還不是沒辦法！他常來借東西嗎？

陶：東西倒不常來借，他和蘇超很能談得來，住的又近，因此——

陳：就是，和他們在一起，也怪別扭的。（轉了話題）這些要運走的車胎，都擺在那兒的？

陶：就是一星期前我們看見運到的那一批，現在還全部在我貨房後面的空地上。

陳：（有點駭奇）噢！就是那一批？今天就要運走啦，真想不到！（不安。）（起立。）

（蘇超上。）

陶：蘇超，你怎麼老是喜歡和軍人在一起？

陳：（討好的）他們軍人消息靈通，在一起玩也很有好處。

蘇：（向陳，不滿地）朋友也不是專留打聽消息的。

陳：那當然！當然！

蘇：爸爸，你不知道，吳同志有鬥爭經驗，工作又積極，跟他在一起，能學習到許多東西。（走到王、萍的前面）

（陳坐立不安。）

王：這個時候才回來，又到那兒去了，是不是又是去慕瑾那兒？

蘇：是在學校裏開會，瑾一會就到這兒來。

萍：（一直在伏案算賬，這時抬起頭來。（學蘇的話））喲！「瑾一會就到這兒來」，呸！

陶：（拿起皮包，向王）還把我的皮包放好，

王：你不是晚上還要出去嗎？

陶：晚上出去，帶着它有許多不方便。

（王接皮包欲下）

陳：（有意地）鄭太太，皮包可是廠長的重要財產，這裏邊有合同，現款，支票和烟廠的重要文件，擺在家裏，你可要多留點意。

王：我嫌外面人太多，都是把它放在寢室裏。（走向門口。）噢！天不早啦，我叫大師傅把飯做快點。

（王下。）

陳：（起身）廠長，我得走啦，回去還有事。

陶：馬上吃飯了，爲什麼就走？坐下，吃了飯再走。

陳：真有事，還有些消息要打聽。

陶：吃了飯一道出去嘛，回去也要吃飯呀。

陳：不！我得馬上走，飯要等回來才能吃，請不要送，我走後門罷。

（陳下。）

蘇：爸爸，我看陳思明這個人不大靠得住，以後最好防備他點。

陶：我的朋友靠不住！你的朋友便都靠得住？

萍：大哥，這個賬算得我頭疼，快來幫幫忙。

蘇：公式忘啦？還是作不出圖來？

萍：不是算學題目，是爸爸買貨的賬，你看，又買了這麼多東西，總數有好幾千萬！

蘇：（走過去，沉默了一刻）爸爸，光華烟廠工人的工資不還沒有發嗎？怎麼又買了這麼多東西？

陶：我是做生意的人，眼前可不能看着錢不賺啊！

蘇：工會不是要求添買原料嗎？工資不發，也不是辦法啊！（轉了一個念頭。）爸爸，我們學校裏正在勸募寒衣，去救濟皖北災胞，同學們都很熱情的捐獻，許多同學，除了留下自己的寒衣以外，都捐獻了——

陶：好啊！這叫做爲人民服務呀！

蘇：是的，我看了很受感動，我想像我們家庭這樣，應該多捐一點才對。

陶：哼！這一年多的生活情形，你又不是不知道，春天一次生意差一點傾了家，寒衣我在廠裏捐過了，我沒有那麼多錢再去白白送掉。

蘇：春天是因爲你想囤積居奇，結果賠了錢，那才是白白送掉，這一次是救

濟我們的同胞，也可以說是抗美援朝的具體表現，怎麼能叫白白送掉呢？

陶：抗美援朝？我看你們簡直有點多事。再說——（朱貴上。）

朱：廠長，工會洪主席要見你。

陶：我現在有事，告訴他廠長不在家。

蘇：爸爸，洪主席來，一定有事，我覺得應該見他。

朱：就是，廠長的車子明明擺在那兒，也不好這樣說。

蘇：爸爸，烟廠裏的事情，是應該常和工會談談的，現在洪主席來了，怎麼能不見他呢？

陶：那麼，請他進來吧。

朱：是。（朱貴下。）

陶：還不是來要工資，別什麼事？

蘇：那也不見得吧！工人們都愛這個廠，你這幾天沒去，廠裏也許有別的事情要做——

（洪主席上。）

洪：廠長。

陶：噢！洪主席來啦！請坐！

（遞過一枚煙。大家坐下。）

洪：廠長幾天沒到廠裏去，前天工會開大會，廠長也沒到，所以我今天特來將開會情形給您傳達一下，同時，工人同志們提出——

陶：工資是不是？這幾天我也正爲這筆錢着忙，也沒有時間去看大家，我正在極力想辦法，爭取把工資能在最近發下去！

洪：工資問題倒沒什麼，工人同志們也說廠長可能有什麼困難，他們自動表示可以晚幾天發。

陶：只要我有辦法，我很不願意老是拖，但同時希望你們也能體貼到我的困難。

洪：大家團結解決問題嘛，我想廠長也不必着急。工會這次還提出了「三反四要」的口號。

陶：內容是些什麼呢？

洪：是結合工商界代表會議通過的愛國公約訂立的，三反是反投機倒把，反買賣美貨，反聽美國之音。四要是：要搞好生產，搞好業務，要加強時事學習，要團結資方，要大力反特。另外，還是上次工人弟兄們提出來要求添買原料，並希望把機器修理一下。

陶：意見都是很好的，我們慢慢的想辦法去做到。

蘇：爸爸，工會的意見是對的，我也希望你多照顧點煙廠裏的事，尤其是在防特和修理機器上。（陶視之以目。）

洪：我們很希望廠長能有個具體的答覆。

陶：我可以考慮，不過，目前實在是經濟週轉不靈。

洪：弟兄們的生產熱情很高，希望廠長能照顧到這一點。最近能不能到廠裏去一次？

陶：好吧，我最近抽空去看看。

（小弟跑上。）

弟：爸爸，怎麼還沒有吃飯？

陶：快啦！（弟又跑下。）

洪：廠長還沒吃飯，那我回去了。

陶：吃了飯走嘛！

洪：我吃過啦，回去也還有事，廠裏的事，希望廠長好好計劃一下。

陶：好，好的。

（洪下。）

萍：爸爸，賬算好啦，煤油、棉紗、米、一共是十六批，總共八千九百四十七萬六千。

蘇：爸爸，您不是說沒有錢嗎？這麼多錢，拿去用在廠裏不是很好嗎？

萍：是呀，發工資，修理機器都夠了。

陶：我的錢是要用到賺錢的地方，我可不能亂用呀！

蘇：是不應該亂用呀，愛國公約第三第四兩條規定『保證繼續穩定物價，不囤積居奇，保證繼續穩定金融，絕不套用資金，使資金完全用於最

有效的途徑』。你現在不是沒這樣做嗎？

陶：哼！穩定物價，穩定金融，說的倒好聽，煙的銷路比從前壞，就是穩定來的！

蘇：煙的銷路不好，是因為許多私營廠不能計劃生產，以致供過於求，這也不是國貨能解決的呀！

陶：國貨不能解決煙的問題，我總可以賺錢吧！

弟：（突上跑上。）慕瑾姐姐來了，慕瑾姐來了，正在和媽講話。（弟又跑下。）

萍：大哥，聽見沒有？慕瑾姐來了。（起立。）

（石慕瑾上。）

瑾：（向陶鞠躬。）伯父。（向萍）萍妹這麼用功？放了學也不玩一刻？
（向蘇）蘇超，飯吃了沒有？我們是八點鐘開會，你不要就誤了，這一次可要好好幫助我們啊！

萍：你的事嘛，他還敢不用心？

蘇：不，是大家的事情，（向瑾）八點鐘我準時到，只怕幫不了什麼忙。

萍：看，這一對標準團員還在客氣。

瑾：（含羞的）就是你會胡扯！

陶：你們又在忙什麼？

瑾：伯父，美帝一步步的侵略我們，妄想把戰火燒向我國的大門，我們久已不能容忍，本市各學校都已積極行動起來啦，蘇超哥是他們大學裏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委員會的委員——

陶：行動起來啦！

瑾：（興奮的講下去。）是的，今晚我們學校高中部的瞿秋白戰鬥隊成立，特請蘇超哥指導。

陶：（不安的站起來。）怎麼？你們是讀書還是抗美？蘇超！參了軍還不給我說一聲！

蘇：爸爸，行動起來並不就是參了軍，我們是首先把頭腦武裝起來，把身體鍛鍊得更健壯，同時——

陶：戴上軍帽，不就是把頭武裝起來啦，鍛鍊身體，還不就是上軍事操，這叫什麼學生，你們的書還讀不讀？

蘇：爸爸，我們無時不在學習，我們抗美援朝，就是反對帝國主義者破壞和平，防礙了我們的學習。我們現在組織起來，準備隨時響應祖國的號召。

瑾：伯父，我們在正課學習以外，還加強了時事學習，並組織了讀報小組，天天研究。

陶：天天看報，我來問你，近來的物價怎麼樣？

瑾：物價很平穩，前幾天雖然有少數不法商人企圖哄抬煤油棉紗的價格，現在已被制止，這說明了投機倒把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今天的人民政府，在經濟上是有力量來制止這種取巧不法的行爲的。

（陶默然不語。）

萍：爸爸，慕瑾姐說的很對，我也覺得在這個時候買那麼多貨囤着不大好。

陶：哼！不好，從前，在抗戰時，在勝利後，在用金元券時，我國貨都賺過錢，要是只靠這個煙廠，現在恐怕連飯也吃不上了。

蘇：爸爸，解放後你那次國貨虧了本，要不是政府照顧私營企業，工會協助解決困難，我們的廠也許早開不成啦！

陶：不管懂不懂，就是什麼事都跟著扯，我這麼大年紀了，還會沒有你們知道的多？

萍：慕瑾姐，我爸爸是個經驗主義者。

瑾：啊！也學會了扣帽子，今天居然戴到伯父頭上來了。

弟：（拿信走上）大哥，你的信，一個人剛送來的。

（交信欲下被陶止住。）

陶：小弟，別老是在外頭亂跑，到後面念書去。

（弟下。）

瑾：誰來的？

蘇：趙倩（讀信）寒友勸募工作，進行至爲順利，兩小時內，又收到百餘

件，你打算捐多少，盼告，靜宜女中的工作，我恐怕抽不出空去，你可要多協助慕瑾同志些，我們的戰鬥隊，又有十多位同學要求參加……（沉思）爸爸，慕瑾爲了救濟災胞，賣掉她心愛的大衣，許多人爲了皖北災胞，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我想捐獻棉衣五十套。

陶：五十套棉衣，你是做夢啦！你也不想想，你爸爸的錢是怎麼來的？年頭又不好，日子這麼難過，你們……

萍：爸爸，你怎麼老是這樣說，我們不是生活的挺舒服嗎？皖北的災胞，不惟沒有飯吃，連穿的住的都沒有，還有在朝鮮作戰的朝中戰士們，他們爲了保衛祖國的安全，在冰天雪地裏和敵人拚命，我是一個中國人，我想獻出十套寒衣，我要和慕瑾姐一同參加戰鬥隊去。

陶：好！你們都當了兵，再把這個家當後勁部，要這要那，告訴你們！我沒有東西！也不許你們去！

瑾：伯父，皖北的父老們，在江南解放戰爭中，出了不少力氣，我們不應該忘了他們。還有，參加了戰鬥隊，也不是馬上去打仗，只是等着做些國家需要和我們能做的工作，你就答應妹妹吧！

陶：慕瑾，我也知道應當愛國，可是我只有這一個女兒，她母親又喜歡她，怎麼能够離得開呢？

瑾：不，參加了戰鬥隊又不走，仍是在學校學習，我爸爸只有我一個女兒，又沒有兒子，他也沒阻止我參加。

陶：（猶豫）唉！到底該怎麼辦呢？

蘇：爸爸，我又考慮了一下，我想應該把國貨全部賣掉，明天按時發薪，再提出些錢來救濟災胞，其餘，要全數用在廠裏。

陶：你是越鬧越不像話了，什麼你都要管，你也不打聽打聽戰局，根據這幾天『美國之音』的廣播麥帥又下令反攻，蔣介石也在計劃着登陸……

萍：爸爸又聽這一套，蔣介石久已就要在三個月內消滅共產黨，可是話說不了不到三個月就叫共產黨領導着人民把他趕下了海，依我看……

陶：依你看怎麼樣？就是打×，我也不是想在中國打仗，也不是想蔣介石回來，我只想到，美國一打仗，時局馬上緊張，准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大戰一爆發，物價一定上漲，只要物價波動，我就又可以賺錢。

瑾：伯父，你怎麼到現在還聽美國之音？他騙了我們也不止一次了，我爸爸從前也聽，後來發現他們淨說假話，還差一點上了他們的當，現在他久已不聽了，我勸你還是別再受騙吧！

陶：我也不常聽，有許多消息是思明告訴我的，他消息很靈通。

瑾：思明是那個？

蘇：就是那個雜貨店的老闆陳思明，莫明其妙的傢伙！

萍：對了，他剛才還向爸爸散佈謠言，我想辯駁他，又懶得和他講話。

瑾：他講些什麼？你不應該由他胡說，你不是常常說要努力提高政治水平嗎？這對你都是具體的考驗呀！

（王竹君上。）

王：大師父已把飯開到飯廳去啦，大家吃飯去吧。

陶：你來說說吧，兩個孩子要參軍，又向我要棉衣好幾十套，叫我賣掉存貨，還說我頑固，還有……

王：（慈祥地）怎麼回來就惹你爸爸生氣？他今天又忙了一天，還不都是爲了你們？

蘇：媽，您想想看，皖北災胞不惟沒有飯吃，沒有衣服穿，連住的地方也沒有，而我們呢？有這麼漂亮的房子住，大家都穿得暖暖的，還天天有肉吃，我請爸爸拿一點錢出來，他老人家都不肯，再說——

陶：再說，再說什麼？我就是不肯，我的錢不是容易得來的！

萍：媽，美帝一步步侵略我們，我人民志願軍，都已經過江殺敵去了，全國有血性的青年都積極行動起來啦，我要去參加我們校中的瞿秋白戰鬥隊，爸爸也不肯。

陶：人民志願軍，簡直有點多事，開去幹什麼？（底下一句慢讀）各人自掃門前雪，管別人閒事，還不是惹火（火字加重讀）燒身？

蘇：爸爸，你怎麼這樣講呢？朝鮮是我們的隣居，鄰居起了火，我們能不救嗎？

萍：隣居已經在水深火熱中，這火還要燒向我們的大門，我們能置之不理

嗎？

蘇：爸爸……

王：都不要再講了，你爸爸還會不如你們知道得多？記得在抗日戰爭開始時，大家都要打日本，你爸爸也捐過許多錢，現在不同處，美國雖然不好，可到底也做過些好事呀。別老扯這些吧！還是談談別的吃飯去！綺萍，叫李媽端飯吧，吃了飯大家好玩去。

（萍下。）

瑾：伯母，你說美國也做過好事，這是不對的，帝國主義是一個比一個更壞，更狠毒，陰險。舉例來說吧，當強盜硬搶走了我們的東西，我們一定痛恨他，騙子就比較聰明些，他擺出了一副偽善的面孔，笑裏藏刀的騙走了我們更多的東西，因為我們不留意，往往吃了大虧當時還不知道。其實呢？騙子比強盜更毒辣。假如日本人是強盜，我想美帝就是一個大騙子。

王：大騙子？他騙過我們什麼呢？

瑾：他壟斷我國市場，干涉我國的內政，用腐化墮落的電影，音樂及其所謂文化，來麻醉我國人民，大陸解放了，他更訓練了大批特務，繼續與中國人民為敵，他呢？却口口聲聲沒有領土慾！沒有領土慾！為什麼西德不撤兵？日本不撤兵？又打進了朝鮮？

蘇：爸爸，慕瑾的話你聽到了，事情已經很明顯，信陳思明的謠言而不顧政府法令，去買那麼多東西，是值得考慮的，我再一次請求你把國貨趕緊賣掉。解放以來，許多事情教育了我們，今天我們不應該再不信任政府，囤積居奇，結果，上當的還是我們自己，況且——

陶：好啊！你倒教訓起我來了，革命先從我頭上革起，我那一點對不住你們？那一點不是為你們着想？我日夜操勞，還不是為了孩子。你的良心到那兒去啦！

蘇：為了孩子？那就應該響應祖國的號召，積極行動起來，抗美援朝衛國保家，用自己的力量，消滅世界上放「火」（加重）的野獸，而不應該從私人利益上打算。

陶：混仗東西，共產黨到底給了你什麼好處，你口口聲聲跟着叫打倒美國，別說美國不能把戰火燒向中國，就是火燒到了東北，離江南也還遠着呢？

蘇：共產黨正領導着我們建設，美帝却瘋狂無恥的燃起了戰爭的火焰，已燒遍了朝鮮，還妄想燒向中國，因此，我們應該堅決響應政府號召「抗美援朝」。要等到火燒到眉毛上來，再救可就來不及了。

王：蘇超，你今天是回來吃飯，還是回來給你爸爸鬧氣。

蘇：我要吃飯，我同時希望皖北同胞們也能有飯吃，我們要和平，我們也應該想到朝鮮的人民還在水深火熱中，我希望爸爸不要再聽信謠言，無形中助長了特務的活動，並應該很快的覺悟，認清無產階級的黨，信任人民政府，別再耗費心機，賠了錢，還自尋苦吃，結果——

陶：（猛然站起來）混蛋！你簡直把我看成反動派啦！供給你吃，供給你穿，供給你上大學，就叫你學着敗類，學着教訓你老子？

蘇：我不希望爸爸常和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這與您沒有好處的！

瑾：啊！我的朋友來，你不高興，準你帶着當兵的到處跑，老實告訴你，貨馬上能賣！衣服沒有！抗美援朝，也不是我的意思！思明早上還說，這是『惹火燒身』。

瑾：伯父，有話慢慢講吧，何必生那麼大的氣呢。

蘇：（與瑾同時）我看，陳思明簡直有特務嫌疑，你聽他的話？信匪特的謠言，不顧政府法令，我希望爸爸還是想一想。

陶：混蛋，簡直你媽的混蛋，（指手劃腳的。）我聽信謠言，我也沒反對政府！我聽信謠言，買貨賺錢總是事實！

蘇：賺錢？在今天人民政府領導下，還會有投機商人賺的錢，況且——

王：蘇超，不許講下去！

陶：你這個王八羔子，今天是存心來給我作對，我囤積，我天天忙，還不是爲了你們這羣不孝的畜牲，你口口聲聲政府法令，我又不是不知道政府法令，我買貨錯了，你他媽的賣了送人就是對的？敗類東西，你老子要等你來養活，也非餓死不行……

（陶的氣愈生愈大，咆哮如雷，正當氣勢最兇的時候，外面一「火」跟着許多人叫出來「失火了」，「鄭廠長家起火啦」！「救火啊！」烟從門窗撲了進來，外面人聲嘈雜，室內人先是竊住了，一聲槍響，陶和蘇欲衝出去，正迎着萍，又站住了。）

萍：（慌忙的跌進來。）火…失，失火了，貨，貨房起火了……

（叫聲，哨子聲，腳步聲，工人從窗下跑過去，火光漸大。）

陶：那兒，貨房？（向王）我皮包擺在那兒？

王：寢室裏。

（救火車的聲音由遠而近。）

（槍聲，陶驚惶欲下，小弟的叫聲，陶衝出去。）

王：哎呀，小弟在叫。（衝出去）小弟，小弟……

（慕瑾欲出，又是兩槍。）

蘇：瑾，你不要出去，照顧客廳（衝出去）照顧萍妹。

吳聲：特務，抓特務，不許動。蘇聲：特務！抓住他！

（救火的聲音在延續着，又是一輛救火車開來。）

瑾：（看見萍還是站在那裏。）萍妹！（走過去）你怎麼老站在這裏，不要緊的，別怕！

萍：慕瑾姐，我心裏發慌，亂的很。

（瑾扶萍坐下。）

（場內靜了片刻，場外火光漸弱，聲亦漸小。）

【（註）從喊火起到這裏爲止，一切的聲音說話，都是在很快較亂中進行着，許多動作也不是一個連一個，而有一些是在同時進行的，這裏寫出的，只是大致的先後，和比較響亮的語言。】

（蘇抱着帶傷的小弟，王哭哭啼啼的跟在後面，洪主席扶着從陶，先後上。大家衣服頭髮均有點亂。）

（瑾起着迎過去，萍也走過去，把小弟放在沙發上。）

瑾：小弟怎麼啦！

蘇：被槍打啦，肩上中了一彈，倒在貨房裏，洪主席帶着工人同志把他搶